

● 书 评

梳 理 · 整 合 · 创 新^{*}

——《科学真理的困惑与解读》评介

皮 家 胜

(湖北教育学院 文科部,湖北 武汉 430060)

[作者简介] 皮家胜(1958-),男,湖北潜江人,湖北教育学院文科部副教授,主要从事哲学、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B02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1)02-0254-02

科学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其目标是什么?如果说科学探索活动的目标是科学真理,那么,我们会立即追问,科学真理究竟为何物?我们如何发现它?检验它?发展它?它对于我们又具有何种意义?提到科学和科学真理,我们有太多的疑问需要解答。但问题恰恰就在于:在许多方面表现如此优秀的人类思维在这一问题面前却显得力不从心,甚至对科学真理具有深切理解力的杰出科学家们在面对上述问题时,也难免出现偏见、误解、困惑和迷惘。要在我们大脑中建构一幅关于科学与科学真理的正确而又清晰的图画,要建立对科学与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就需要对各种意见、观念进行梳理与整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由汪信砚、肖新发两位教授合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科学真理的困惑与解惑》一书(以下简称《解读》,且凡引文出自该书,均只注页码),就是这样一部旨在梳理与整合各家各派关于科学及科学真理的意见与观点,创造性地探讨科学真理论的重大问题,向人们系统清晰地展示科学真理世界奇特景致的力作。由于作者既具深厚的哲学功力,又对科学史烂熟于胸,且对材料与方法有高超的驾驭能力,这部书就上述目的而言获得了重大的成功。

科学探索的目标对科学家而言是不成问题的,那就是获得关于自然界的正确认识,以便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即科学既追求真理,亦追求价值。而当哲学家思考这个问题时,却发生了不同意见。他们之间有的认为科学的任务是探索真理,如逻辑主义学派;有的则否认真理是科学探索的目标,如历史主义学派。论及科学的价值追求,逻辑主义学派和历史主义学派也持截然相反的观点。逻辑经验主义肯定科学的真理追求而否认价值追求,认为科学是某种超脱于价值的事业,科学与价值无关即价值中立性乃是科学的主要优点之一。历史主义则肯定科学的价值追求而否认其真理追求,认为科学是以价值为基础的事业,它不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而只是不同科学家集团在不同心理条件下产生的不同信念,因而它们就不存在什么真假的问题。在审视这种处于尖锐对立之中的不同意见时,我们不能简单地是是非非,而是要透视其内涵与用意,从中发现其真理之颗粒。譬如,就科学探索的目标真理而言,真理在许多条件下表现出相对性的特点,这种相对性作为真理的一种重要特性是不可否认的,但若过分强调它,最终也就必然会否认真理的存在,进而否认科学探索的目标是真理。但我们也应该懂得,这种彰显事物某一重要特性,并对其予以深入研究的做法,往往能达到十分深刻的程度,它使我们对事物的“这一”特性不至于忽略,而只能更清楚准确的把握之。需要我们做的事件或许只是对这种深度分化的认识作高度的综合,以恢宏的气势整合各种不同的意见和观点。《解读》的作者正是如此。他们在对各种关于科学探索目标的观点进行分析解剖的基础上,自信而又豪迈地指出:“真理和价值都是科学追求的目标。……其中,真理追求是价值追求的前提和基础,倘若科学不能达到真理性的认识,那么,科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价值追求是真理追求的目的和归宿,它是科学的真理追求的内在动力,并制导着科学的真理追求的方向”(第 17-18 页)。

当我们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对科学真理进行审视时,我们更需要宏阔的视野。真理的本质是什么?这一直像不解之谜一样吸引着人们去解答,而答案竟也形形色色,从近代哲学史看,最具代表性的是符合论、融贯论和工具论。符合论认

为真理就是一个内容涉及经验事实的命题与其所言事实相符合;融贯论则认为真理并不是命题与事实的符合,而是该命题与其它命题相一致或融贯;工具论则认为真理是一种工具,既是工具,也就无真假之分,只有有效或无效、适当或不适当之别,因此,有用即真理。符合论者采用现代逻辑手段使真理符合论在主观形式上日趋精确和完善。但是,“他们对于到底什么是‘符合’、什么东西与什么东西相符合等问题没有作出正确的理解”(第35-36页)。融贯论则不仅反映了真理的整体性特征,而且也反映了现代科学深度分化和高度融合的一体化趋势。但是,融贯论断然否定科学真理的本质特点在于它与客观事物之间的一致或符合,把科学理论的真归结为它所包含的命题之间的一致性、无矛盾性,这是完全错误的。工具论虽然看到了真理的价值方面,但这种观点从本质上说是错误的。“其所以错误,并不在于它肯定真理具有效用,而在于它把真理归结为效用”(第46页)。无论符合论还是融贯论、工具论,虽然它们都力图对真理的本质作出自己的规定,且各自都包含着一些合理的因素,但又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没有对真理的本质问题作出正确的、全面的说明。由于它们都沉浸在主观范围内寻求真理的本质,其结果只能是使它们自己深陷于真理问题上的主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真正揭示真理本质问题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来,真理是同客观事物及其本质和规律相符合的那种认识。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论也是一种符合论,但它所谓的“符合”,既不是主观主义所说的客观事物与主观认识的符合,也不是逻辑经验主义所说的那种观念内部或命题之间的一致,当然也不是旧唯物主义所谓的观念同事物的直接符合,而是指认识同客观事物及其本质和规律的符合。

科学真理具有无穷的魅力,以至于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为坚持和捍卫真理而不惜献上生命与自由。那么,真理魅力究竟来之于何处?答案是:真理的价值。《解读》一书对真理的价值总结了三条:1.促进社会道德生活的进步;2.满足人类理智的审美需要;3.给人类带来物质财富和幸福。书中对这三条的论述异彩纷呈,极具感染力。科学真理是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人类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推进器。我们不排除有人利用科学的成果达到自私的目的,但这并非科学真理本身的错误,而是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使然,这种不合理性也将在科学真理的日益发展过程中获得改良。科学真理的伟力就在于,她将教会人们持有对自身有利、对他人及社会有益的道德标准,她能促进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整体进步。

科学真理的魅力不仅表现在她吸引人们为之献身,而且也体现在她吸引一代又一代人去发现和发展她。虽然发现和发展真理是人类历史上最能激动人心、也最为辉煌的时刻,但其过程却充满艰辛,需要科学家付出巨大的努力和艰苦的劳动,即便如此,也并非所有的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都有机会发现和发展真理,科学真理的光环永不会普降在每个人的头上,可以说,科学真理的发现和发展都是一个极具个性化的过程。我们这样说,并非认为科学真理的发现和发展无规律可循,是纯粹偶然的事件,相反,从现实中科学家们复杂多样、彼此各别的探索科学真理的活动中,我们仍然可以总结和概括出科学真理发现和发展的一般模式和道路。如果说,从问题到答案、从个别到一般、从事物的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是科学真理发现的一般模式的话,那么,从科学进化到科学革命就是科学真理发展的共同道路。科学进化是科学真理的量变过程,以往人类积累的一切科学知识是我们得以继续前进的基础和出发点。科学真理发展的道路从来就不平坦,这里荆棘丛生,充满陷阱,但也正因为如此,科学真理的发展才更显其宝贵,特别是在危机中孕育突破,在积累中爆发的科学革命更为壮丽,更令人叹为观止。有志于科学真理发现与发展的人们,一切真理的探索者们,如果用心读一读《解读》的第二、四章,从中得到的启发和收益将是意想不到的。

真理的检验标准问题古老而常新,人们曾将人、人的理性、人们的经验、效用等作为真理的标准,虽然这些看法不无合理之处,但从总体上看,它们都没有能够正确解答这一问题,都没有提出科学的真理标准观。在人类认识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科学而完整地回答了真理的检验标准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最终标准。之所以如此,这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实践的特点所决定的。真理是与客观事物相符合的认识,真理的本性就表现在这种“符合”上,显然,一方面,认识(即使是正确的认识)本身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的标准问题在主观认识的范围内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另一方面,作为认识对象的客观事物也不能充当检验真理的标准,它不可能回答人们的认识是否与它相符合。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能够把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联系起来并将二者加以比较和对照,而这一点只有实践才能做到。但实践对认识的真理性的检验并不是孤立的,它往往要辅之以逻辑的证明和审美的评价。即是说,对真理的检验除了要运用实践这个最根本的标准之外,往往还需要运用逻辑的标准和美学的标准。实践标准、逻辑标准和美学标准一起,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又有层次的真理标准体系。《解读》的作者还明确提出“不应将实践标准神秘化”,对享誉科学界的“判决性实验”,作者提出也不应夸大其作用和意义,这里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哲人智慧、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作者的这种可贵品质并非只体现在全书的某一局部,而是通篇都透现着这一品质和特点,毋宁说,《解读》是作者智慧的结晶,是作者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结果。